



# 我的 城邦

周至禹  
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# 我的城邦

周至禹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城邦 / 周至禹著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 
2015, 1

ISBN 978-7-5624-845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7190 号

## 我的城邦

Wo de Chengbang

周至禹 著

策划编辑: 陈晓阳 张菱芷

责任编辑: 陈晓阳 张菱芷

书籍设计:  X X Studio

责任校对: 刘雯娜

责任印刷: 赵 晟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×1230 1/32 印张: 11.75 字数: 292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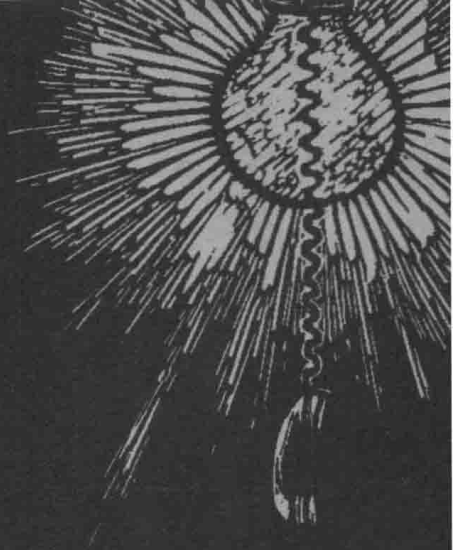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8453-0 定价: 45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

# 我的城邦

周至禹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# 目 录

第1章	春 分	001
第2章	柔 然	011
第3章	城 寂	018
第4章	风 起	025
第5章	云 翳	031
第6章	婚 礼	038
第7章	诱 鱼	043
第8章	趁 虚	050
第9章	遥 期	060
第10章	偶 遇	068

075	夏 至	第11章
080	遗 弃	第12章
085	走 离	第13章
092	镜 谜	第14章
102	苦 夏	第15章
110	失 落	第16章
117	玄 谈	第17章

122	嫉 疑	第 18 章
129	诡 寄	第 19 章
136	岛 屿	第 20 章
147	静 虚	第 21 章
152	遁 避	第 22 章
158	梦 魇	第 23 章
165	去 意	第 24 章
170	寻 觅	第 25 章
176	鸟 啼	第 26 章
186	祈 羽	第 27 章
197	瘟 疫	第 28 章
203	信 仰	第 29 章

第 30 章	秋 惆	211
第 31 章	微 言	216
第 32 章	笛 引	223
第 33 章	独 处	237
第 34 章	文 餐	238
第 35 章	流 转	243

第36章	穿 越	249
第37章	纠 缠	256
第38章	徘 徊	263
第39章	暗 湿	270
第40章	晕 眩	275
第41章	沮 丧	283

289	冬 寒	第42章
293	面 具	第43章
299	虚 无	第44章
305	决 裂	第45章
311	欺 骗	第46章
319	踪 迹	第47章
324	分 手	第48章
333	念 断	第49章
341	佛 性	第50章
349	异 相	第51章
357	涅 槃	第52章

# 春分

第1章



春天里的第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地降临，仿佛积郁了许久的愤怒，雨点像子弹一样射向地面裸露的一切，风来回地在街上窜动，狂烈地抓住羸弱的花草，咆哮着发出激烈的质问。无处栖身的树木低垂着湿淋淋的脑袋，满身颤抖着站立在黑暗里，偶尔在闪电中显现苍白的躯干。

在雨中我撑着伞，你慢慢地靠过来，冰凉的手碰到我的手。然后，我们十指相扣地牵起手，不言语，也不相望。

这是个风雨肆虐的一天。我们从白天走到黄昏，然后进入黑夜。我已经将工作抛到了脑后，陷入到情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。我将公文包遗忘在公共汽车上，里面有一些已经签订的人寿保险合同。

你的父亲用颤抖着的手点燃烟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吐口烟，用烟斗指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令人绝望的坚定和冰冷，言语中满





含了不屑和轻蔑。

“这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我也不必告诉你为什么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死了这个心。”

我听到这句话全身都凉了，一阵热血冲脑，起身而去。你喊着我的名字追了出来。

夜晚是雨的天下。瓢泼的夜雨从无尽的空中倾泻而下，我和你撑着伞站在公共汽车站前，等待着末班车的到来。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，眼光穿不透黑夜的颜色和密密的雨雾。擎起的无尽怅惘在伞边如注而落。

白天歌唱的鸟儿哪里去了？所有的动物都哪里去了？在这个到处是汪洋雨水的世界，哪里是它们挡风避雨的巢穴？路边池塘的水面被雨水击打得生疼，可是池塘涨水了。水面上刚刚绽放的荷花凋残了，哭泣着掉落了自己的花瓣。

我们坐在雨棚下的石椅上等雨停下来。

在暴风雨的怒吼中声音不知不觉小了。

你说话声也无奈起来，柔柔地认可这个现实。你的讷言，你的外貌，你的出身，你的条件，都可以成为拒绝接纳的理由。父母不接受你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

我突然悲从中来。我知道你的柔弱，但是不知道你柔弱至此。或者是你的柔弱，就曾经是我的所爱。现在它变得令人有点厌恶。可是我还是攥着你的手，没有放开，所有相处的片断历历在目。

你不在身边的时刻，阳光灿烂地铺展在大街上，人流车流喧嚣着热闹，可是，我的内心却是一片荒凉和寂寞。曾经，我约见客户，走过西三路那边的拐角，对面有一个打着蓝伞的女孩子，娉娉婷婷地笑着向我走过来。我心里惊喜得猛烈跳动起来，连忙



迎上去，走近才发现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孩子，我懊丧地暗自咒骂自己的多情。

我向正在扫地的女清洁工问道，你认识她吗？你看到了一个红头发的姑娘了吗？我用词汇和手势比划着你的样子。清扫工睁大眼睛看了看我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伸手朝街的一头随便一指，我于是情绪高亢地沿着她的指向走下去，脚步轻盈而具有舞蹈性。

我无数次地设想与你不期而遇。这样的邂逅，令人惊喜。

这时是春天了。路旁的梧桐树已经枝叶茂繁，筛下些点点斑斑的阳光在路面上。你踩着细碎的阳光姗姗而行，身上的阳光斑驳地闪烁着，你披洒的长发，让你的脸庞愈发明亮起来。你走到我面前，向我微笑。我看到你启开的双唇，雪白的牙齿，眼睛像百合花一样温柔。

第一次在金融管理课程培训班上和你见面，就发现你有一副古典的面孔。你迟到了，轻轻推开门，红着脸，快步走到我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来，不好意思地对我嫣然一笑。我立刻喜欢上你微笑的样子，即使手里的签字笔由达·芬奇品牌公司制造，我也无法将它描绘下来。

我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长得像你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是如此狂妄而自私，却又如此地符合情理，就像是乔伊斯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中，那绰号 Here Comes Everybody 的主人公，意味着“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人（everybody），总是看上去类似和等于他自己，并且特别符合任何和所有这样的世界普遍性”。

但我并没有因此把你看成是每一个，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。

“我现在不是吗？我之所以拼命地攻击你周边的女孩子，其实骨子里只想让你喜欢我一个。也许女孩子都是这样自私吧？”你望着黑夜空喃喃自语。



我在荷塘边对你说过，你也许应该还记得，看我的以前和今后，你更应该明白。

是啊，脸皮都被你说薄了。

黑暗里我看不到你羞红的脸。我轻轻地笑起来，“呵呵，是吗？原来的脸皮很厚吗？”

比现在厚点。你的眼睛在黑暗里发亮，宛若夜空里的星星。

那么我是相反了，脸皮厚到什么都敢说。

呵呵，你也轻轻一笑说，可以说到我脸红。

是啊，当我说了个笑话把你逗笑的时候，你的脸越发红了，脸颊上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，一头黑发在你的微笑中抖动着飘扬起来。

我喜欢你微笑后静默的声音，像秋水，缓缓流进干涸的田野。我看见明月的辉光照亮了山谷中间的一块，溪流在月光下的草地上流淌，周围的山和树深暗而幽秘，围绕成一个巨大的黑色帷幕，从林子中钻出一头白色的麋鹿，一只灰色的野猪，和一只红色的赤狐来，一起走到了亮光处，仰起头看了看月亮，然后又一起踱步到溪边，低下头饮水。

也许，我此刻偏爱白鹿的美丽。

没有你，我无法活。想到你，我便要哭。

我不相信。你轻松地说，突然就兴奋了起来，半闭着眼睛，想让自己的目光不再流露出兴奋。你将胳膊交叠放在胸前，仿佛是要将这妙不可言的快乐，从此紧紧搂住，不再放开。

可是在今天，在雨中，我最后听到你说出了分开两个字。你说出了这句话，我就知道意味着什么。



即使分开，你能为我而活吗？你轻轻地发问。我知道，你会的。

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及时回答，我不能破坏我的誓言，虽然，我的誓言是被迫的。在许多保险合同上，作为经纪人，我曾经签过我的名字。虽然，恪守条规并不触及死亡，只是规避损失和风险。一个人难以为一个人而死，但是为一个人活着也不是容易的。

你缓缓地转身离去，望着你的背影。我知道你压抑着将要爆发的哭泣，泪水早已长流在脸上。尽管有哭泣从捂着嘴的双手里涌出。纤弱的手掌无力阻挡汹涌而来的泪水。

在相处的时候，总是会有片刻，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泻，但是在某一个片段，突然又觉得时间令人惊恐地飞逝。时间因为感觉变长了，时间也会在感觉中缩成一条在雨中缓慢爬过马路的虫子。这是惊蛰了？你轻轻地说。也许，春天真的到来了。

轻轻地靠上前来，你流着泪亲吻了我的脸颊，最后说：从我的生活中离开吧！转身跑上门前的台阶。打开门，你回身对我惨然一笑，然后门关上了。这一扇门拒绝我的进入。

这一个夜晚酩酊大醉，从酒馆里出来，我跌跌撞撞地走回家，提醒着自己不要倒下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倚坐在门前的小廊柱下，不肯起来。酸楚有时候比酒更令人迷醉。路过的行人小心地绕开了我，一边离开，一边回头。

我要用锋利的刀刃切断思念流淌的血管，就像关紧闸门阻断奔突的河流，这无限延伸的梯级台阶，好像通向浩渺的星空，令人晕眩，让我无法攀登。语言虚假的叶子，在泪光中闪闪发亮，心地绸缎一样的柔软，破碎了，坠入深渊又浮在水面。唯有让沉默的器皿承载尊严，还有渴望和寂静，向无语处抛下铁锚，收起风帆，来满足停泊的安宁。



只有回忆像涟漪不断荡漾开来。

职业让我对一个人的衣着和表情十分敏感，由此我推断他（她）是否有能力和意愿购买一份人身保险。在商店里，在公共汽车上，在地铁里，在马路上，在公园里，每一张面孔都是如此丰富，充满了各种信息，在这个时候，我总是会心神不定，痛恨自己没有把绘画的爱好坚持下来。

有一次，你在我的宿舍里翻看着我的书本，然后看到了我画的画。

噢，你会画画啊，那你给我画一张像吧？

你从夹子里抽出了一张白纸，拿出签字笔递给我，让我给你画一张速写。我拿起笔，把白纸垫在杂志上，然后画了起来，你的嘴角微微翘着，仿佛带着一丝笑意，一缕刘海垂落在右眼上。你就端坐在对面，渐渐地，我看到的不是你的发型，你的眉目，你的神情，我看到的是一团笼罩你的辉光，我因此忘记了你的衣装，你的服饰，你的坐姿。我体验的是一种气氛，我在这种氛围里沉迷，出神不已，几乎忘记了动笔。你却在我呆呆的审视下有一些紧张，于是你开玩笑说，不要把我画丑了。

越是认真，就越不容易画像，我画得有一些拘谨，我看到你的鼻头微微地上翘着，在左眼角下有一颗小小的痣，很像是一颗凝固在那里的眼泪，因此让你平静的表情带了一点莫名的忧愁。

开始还好，画到眼睛的时候，我注视你眼睛的表情，突然有一些心慌意乱，结果眼睛没画好，勉强地画下去，越画越沮丧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画好。但是你说你并不介意。我却突然生起气来，顺手在肖像的背景勾勒，画出无数新鲜妩媚的藤萝。这藤萝就从纸上繁衍开来，一直生长着，顺着我的眼光爬上来，然后钻进了我的眼睛，又从我的鼻孔里，嘴里，耳朵里生长出来，婉



转地运动着，紧紧地包裹住我的身体。我心慌意乱地撕碎了肖像，藤萝断裂了，退缩着消失了。

你为什么撕毁它？你半是生气半是惊诧地对我说。

因为你的美无法表现。你在樱花树的枝头上，阳光闪烁，那就是四月。想象你的亲吻，我的双唇变得就像春日的榉叶一样。我知道它的美是一种精致的准确，将恋爱的心情轻声慢诉，让合欢树的密叶感动得颤动不已。春天的时候，我一直细心地观察各种树叶如何从树枝上生长出来，形成自己的样子，并将我的感觉与之相连。

我知道，这种心情在雨季的时候会变得十分敏感。也会因为一些小的原因变得糟糕起来。

我会不断地审视自身的弱点，来匹配上你。我郁郁寡欢，默然开始白天的生活和工作。可我们还在某处走动，我和你置身在纷纭的万象之中，狐疑地穿过充满魅力的人生。当我上床就寝，把眼睛闭起来，雨用潮湿的手指敲打着窗板。那时，你就向我走来，像苗条而迟疑的小鹿，从梦里悄悄地来到我身旁。……早晨来临，梦影消失无踪，它深深地沉入我的心中。夜，总是伴随着一种梦想，一种淡淡的留恋和怀念，我只有在当下凝视着明月，还有渐升的星星的微弱银耀，叫自己静默不语。

我凝视着你，亲爱的，你的脸，你的嘴唇，你的目光。于是我把我的诗篇抛开。虽然，在漫漫长夜里，我看不到有多少星星在闪耀。我的目光越过重重的夜幕，落在你的身上。你微笑着并不言语，可是我懂得你无言的美丽。我鲁莽地喃喃地来到你这里，你带走了我的灵魂，让我永不能把你忘记。

第一次是在我的出租屋里。我们都没有经验，我慌乱地对你说，我可以进去吗？你点点头，含羞地闭上眼睛，紧皱着眉头，



痛苦地呻吟，说着痛死了，然后你的手死死地抓住我的肩膀，眼中流出两行清泪，顺着眼角往鬓角流下去，我也很紧张，很快软下来。你就这样把身子给了我。完事后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床单，然后用舌头舔了一下你眼角的泪水，有一些微咸。就这么搂着你，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都不想打破这片刻的宁静。

这里只会破一次，而我永远是处女。你轻轻说的时候面若桃花。怦怦跳动的心，急速奔流的血液，都是身体的诗句在春天苏醒。你又跟我亲近，温柔地将我引诱，面对极乐的 you，我不由浑身发抖。你说要离我而去，让我陷入巨大的失落和恐慌。

我不能跨越我们之间的裂隙，因为我无法忍受通过想象看你笑容嫣然。对于过去我有无限的留恋，我属于现在，既不属于过去，也不属于未来，我只属于当下。我属于另外一个阶层。你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，但是和你在一起我总是感觉孤独，这种驱散不去的孤独像弥漫城市的雨雾。雨雾里雨水在街道上漫流，卷裹着杂物争先恐后地奔向下水道，在低洼处激荡盘旋。

我在电话里对你说，我爱你。你是我的唯一。说出来我满眼含泪。

你已经离开了。你镜中的肖像奇妙地笑望着我。可是我忧愁的时候，这笑容就好像是嘲笑。我却吻你的头发和你的手，轻轻地唤着你的芳名，可照片是没有体温的，我疯狂地迷恋你身上的气息，可照片是没有气味的。人在照片上，照片在墙上的镜框中，墙在屋子的昏暗中。昏暗中你微笑总是不变，让我怀着无限的纠结和伤痛。

我因此渴望离开这个曾经写满痛苦与欢乐的城市，没有了爱，这座城市也对我毫无意义。我要开始一个早已期待的远行。趁着暴雨稍停的间歇，我提着行李走出房门。



火车站前挤满了想要归家的人，大包小包地拎着背着，好像生活的内容全在里面。买票的队伍蜿蜒着，人们脸上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，这些被生活打垮的男人们，也许在情感上比我坚强，故意和前边排队的女人贴得很紧，当有点姿色的女孩子走过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。

有一个男子想要加塞儿，大大咧咧走过来，装作漫不经心地站在我的前面，我推了推他。到后面排队去。这男子回过头来，恶狠狠地斜睨了我一眼，嘴里念叨着，去你妈的。我揪住了他的衣服，你再说一句？

去你妈的。那男子嘟嘟囔囔地继续说。

我很快地挥出拳头，这拳头就像是从我身体里发射出去的，打在男人的肩上，男人出手也很快，给了我一记耳光，这一个耳光激发出我更大的愤怒，我们撕扯在一起。当广场上的联防队员将对方和我拉开时，我发现自己的嘴出血了，嘴里有一股血的咸腥味，太阳穴青筋别别地跳动，心也跳得很快，浑身微微颤抖，胳膊上的肌肉也在鼓囊囊地跳动着。

等警察处理完毕，我离开广场边上的车站派出所，从倒票的人手里买了一张票，钻进火车站里。列车喘着气停在了站台上，我随着人流穿过进站口，踏上离去的火车，不再回头。

我要离开这个令我无限爱恋而又隐隐心痛的城市。我要强迫自己去寻找其他的爱。

在东去的列车上，我望着窗外的风景陷入沉思，然后在一个小本子上不断书写，最后又将笔记上写满了字的纸页撕下来，一点点撕碎，我撕得很仔细，像刚才写字一样态度认真，一张张纸变成了一把把细碎的雪花，紧紧地攥着，从打开的玻璃窗下伸出手去，张开手，一把碎纸变成无数雪花飞扬起来，飘飘洒洒地在





列车的后方消失了。无意中，我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感伤。

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余烬

他在青春的寒灰里奄奄一息

在惨淡灵床上早晚总要断魂

给那滋养过他的烈焰所销毁

(莎士比亚诗句)

我把眼光转移到另一侧窗外。列车喘息着在一个小站停下来。没有人上来，也没有下去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，五分钟后，车子又开动了。

一路上，暴风雨渐渐地远去，黄昏到来时，车在荒野上暂停了下来。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池塘，池塘边的青草交织出幽暗的线条，一条条弧线向我勾画出爱情的图形，仿佛是一首柔软无力的诗歌，蘸着清水写在雨后苍蓝的水上。这一片凄美的景色，我记在心里。